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回 良緣狐作合 伉儷草能偕

破壁搖孤影，殘燈落紅燼。旅邸蕭條誰與伴？衾兒冷，更那堪風送，幾陣砧聲緊。打門剝啄，隱隱驚人聽。猛然相接也，多嬌靚。喜蕭齋裡，應不恨更兒永。又誰知錯認，險落妖狐阱，為慇懃寄語少年，須自省。 右調《陽關引》

劉晨、阮肇天台得遇仙女，向來傳做美談。獨有我朝程燉篋學士道：「妖狐拜門成美女，當日奇逢得無是。」他道深山曠野之中，多有妖物，或者妖物幻化有之，正如海中，蜃噓氣化作樓閣，飛鳥飛去歇宿，便為吸去。人亦有迷而不悟，反為物害者。如古來所載，孫恪秀才遇袁氏，與生二子，後遊山寺，見數彌猴。吟詩道：「不如逐伴歸山去。」因化猿去，是獸妖；王樹入烏衣國，是禽妖；一士人為長鬚國婿，謝康樂遇雙女，曰：「我是潭中鯽。」是水族之妖；武三思路得美人，後令見狄梁公，不從，迫之，入壁中，自云花月之妖；李僧湛如遇一女子，每日晚至曉去，此僧日病，眾究問其故，令簪花在他頭上，去時擊門為號，眾僧宣咒，隨逐之，乃是一柄敝帚，是器用之妖。物久為西，即能作怪，無論有情無情。或有遇之而死，或有遇之而生；或有垂死悟而得生；其事不一。也都可做個客坐新譚，動世人三省。

話說湖廣有個人，姓蔣，名德林，字日休，家住武昌。父親蔣譽，號龍泉，母親柳氏，只生他一人。向來隨父親做些糶、糶生理。後來父親年老，他已將近二十歲，蔣譽見他已歷練老成，要叫他出去，到漢陽販米。

柳氏道：「他年紀小小兒的，沒個管束他，怕或者被人哄誘去花酒，不惟折了本錢，還恐壞了他身子。不若且為他尋親事，等他有個羈絆。」

蔣譽道：「妳不得知，小官家一做親，便做准戀住。那時若叫他出去，畢竟想家，沒心想在生意上。還只叫他做兩年生意做親。」

柳氏道：「這等二三百兩銀子也是干係。我兄弟柳長茂向來也做糶糶，不若與他合了伙計同做，也有個人鉗束他。」

蔣譽連聲道：「有理！」便請柳長茂過來，兩邊計議，寫了合同，叫蔣日休隨柳長茂往漢陽糶米。只看行情，或是團風鎮，或是南京攬糶。漢陽原有蔣譽舊相與主人熊漢江，寫書一封，叫他清目。甥舅兩個便渡江來。

到漢陽，尋著熊漢江寓下。這熊漢江住在大別山前，專與客人收米，與蔣譽極其相好。便是蔣日休，也自小兒在他家裏歇落，裡面都走慣的。他無子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叫做文姬，年紀已十七歲。且是生得標緻：

一段盈盈，妖紅膩白多嬌麗。晚山煙起，兩點眉痕細。斜輝烏雲，映得龐兒媚。聲兒美，低低悄悄，鶯囀花陰裡。

右調《秋波媚》

生得工容雙絕。客店人家，少不得要幫母親做用。蔣日休也是見的。只是隔了兩年，兩下都已長成，豈但容貌覺異，抑且知識漸開。蔣日休見了，有心於她，趕上前一個肥喏，文姬也回個萬福。四目交盼，覺都有情。只是文姬雖是客店人家，卻甚端重，蔣日休嘗是借些事兒，便鑽進去。她是不解一般，每見蔣日休辭色有些近狎，便走了開去。蔣日休雖然訝她相待冷落，卻也重她端莊。

一日，乘著兩杯酒照了臉，道：「娘舅，我有一事求著你，不知你肯為我張主麼？」

柳長茂道：「甥舅之間，有什么不為你張主？」蔣日休越起了半日，說一句出來道：「娘舅，我如今二十歲了，還未有親。我想親事揀得人家好，未必有好；若是人好，未必家事好。我看熊漢江這個女兒標緻穩重，我要娘舅做主，在這裡替我向熊漢江做媒。家中還要你一力攬掇，我日後孝順娘舅。」

只見這柳長茂想了一想道：「外甥，這事做不來！你是獨養兒子，她是獨養女兒，你爹要靠你，決不肯放你入贅；她爹要靠她，如何肯遠嫁外甥？這事且丟下罷。」蔣日休聽了，也只唯唯，甚是有些不快活。

在漢陽不上半個月，柳長茂道：「外甥，目下米已收完一半，若要等齊，須誤了生意。不若我先去，你催完家來。只你客邊，放正經些，主人家女兒，切不可去打牙擦嘴，惹出口面須不像樣。我回家中，教你爹娘尋一頭絕好親事與你罷。」蔣日休相幫娘舅發貨上船，自家回在店中。

「情人眼裡出西施，他自暗暗裡想(著)這文姬：生相怎麼好，身材怎麼好，性格怎麼好。又模擬道：「我前遇著她，這眼睛一睜，也是眼角留情；昨日討茶，與我一盅噴香的茶，也是暗中留意。」行裡的沉吟，坐著的想像，睡時的揣摸，也沒一刻不在文姬身上。欲待瞞著娘舅，央鄰房相好客人季東池、韋梅軒去說親，又怕事不肯成，他父母反防閒他，也不敢說。幾遭要老臉與文姬纏一番，終久臉嫩膽小，只是這等鎮日呆想不了。

自古人心一邪，邪物乘機而入。不期來了一個妖物。這妖物是大別山中紫霞洞裡一個老狸。天下獸中，猩猩、猿猴之外，狐狸在走獸中能學人行，其靈性與人近。內中有通天狐，能識天文地理，其餘狐狸，年久俱能變化，(它半)夜走入人家，知見蔣日癡想文姬，它就在中(山拾了)一個骷髏頂在頭上，向北斗拜了幾拜，宛然成一個女子，生得大有顏色：

朱顏綠鬢色偏嬌，就(之)能令骨髓消。

莫笑狐妖有媚態，須知人類更多妖！

明眸皓齒，蓮臉柳腰，與文姬無二。又聚了些木葉在地，她在上面一個觔鬥，早已翠襦紅裙，穿上一身衣服，儼似文姬平日穿的，准擬來媚蔣日休。

只見日休這日坐在房中，寂寞得緊，拿了一本吳歌兒，在那邊輕輕的嘲道：

風冷颼颼十月天，被兒裡冰出哪介眠？姐呀！妳也孤單我也獨，不如滾個一團團。相思兩好介便容易成，那介郎有心來姐沒心。姐呀！貓兒狗兒也有個思春意，哪為鐵打心腸獨拄門？

正在那廂把頭顛，手敲著桌，謾謾的謳，只聽得房門上有人彈上幾彈：

月弄一窗虛白，燈搖四壁孤青。

何處數聲剝啄？驚人殘醉初醒。

側耳聽時，又似彈的聲，他把門輕輕撥開，只見外面立著一個女子：

○○○○(輕風拂拂)羅衫動，發鬆斜溜金釵鳳。

○○○○(嬌姿神女)不(爭)多，○○○○(恍疑身)作襄王夢。

把一個蔣日休驚得神魂都失，喜得心花都開。

悄語(低)聲道：「請裡面坐。」那女子便輕移蓮步，走進房來。

蔣日休便把門關上，女子搖手道：「且慢，妾就要去。」兩個立向燈前，日休仔細一看，卻是文姬。

日休見了，便一把抱住，放在膝上，道：「姐姐，什風吹得妳來？我這幾日為妳飲食無心，睡臥不寧，幾次要與妳說幾句知心話，怕觸妳惱。要進妳房裡來，又怕人知覺。不料今日姐姐憐念，這恩沒世不忘。」便要替她解衣同睡。

文姬道：「郎君且莫造次。我只為數年前相見，便已留心；如今相逢，越發留念。意思要與妳成其夫婦，又不好對父母說，恐怕不從。你怎生計議，我與妳得偕伉儷。」

日休道：「天日在上，我也原要娶姐姐。與我母舅計議，他道妳爹娘斷斷不肯。後來欲央他人，又恐事不成，反多一番不快，添妳爹娘一番疑忌，故此遲疑。喜得今日姐姐光降，一訴心事。」

文姬道：「這等我且回。」

日休道：「今日奇遇，怎可空回？」定要留住合歡。

那文姬歎息道：「我今日之來，原非私奔，要與你議終身之計。今事尚未定，豈可失身？使他人笑我是不廉之婦。且俟六禮行後，與君合誓。」

蔣日休急忙跪下發誓道：「我若負姐姐，身死盜手，屍骨不得還鄉！」

文姬道：「我也度量你不是薄倖的，只恐你我都有父母，若一邊不從，這事就不諧。那時欲從君不能，欲嫁人，其身已失，如何是好？」

日休道：「我有誓在先，畢竟要與姐姐成其夫婦，姐姐莫要指我。」

文姬道：「還怕後日說我就你。」日休千說誓，萬罰咒，文姬就假脫手，側了臉，任他解衣。將到裡衣，她揮手相拒。蔣日休曉得燈前怕露身體，忙把燈吹了，竟抱她上床，自己也脫衣就寢。一隻手把文姬摟了，又為她解裡衣。

文姬道：「我一念不堅，此身失於郎手了。只是念我是個處子，莫要輕狂。」

日休道：「我自深加愛惜，姐姐不要驚怕。」

此時淡月入幃，輕茫可辨，只見他兩個呵：

粉臉相偎，香肌相壓，交摟玉臂，聯璧爭輝。緩接朱唇，清香暗度。喜孜孜輕投玉杵，羞答答關蹙翠眉。羞的側著臉兒承，風緊柳枝不勝擺；喜得曲著身而進。春深錦繡不停抽。低低微笑，新紅片片已掉漁舟；宛宛嬌啼，柔綠陰陰未經急雨。俱避處金釵斜溜，倉卒處香汗頻流。正是：

乍入巫山夢，雲情正自稠。

直教飛峽雨，意興始方休。

兩個頑勾多時，一個用盡款款輕輕的手段，一個做盡嬌嬌怯怯的態度。

文姬低低對日休道：「今日妾成人之始，正歡好之始，願得常同此好。」

日休道：「旅館淒涼，得姐姐暫解幽寂，正要姐姐夜夜賜顧。」

文姬道：「這或不能。但幸不與爹娘同房，從今以後，尚可脫身，斷不會令你獨處。只是我你從今以後倒要避些嫌疑，相見時切不可戲謔。若為人看出，反成間阻。待從容與你商量諧老之計。」未天明，悄悄送出房門。日休叮囑她晚間早來，文姬點頭去了。

日休回到房中，只見新紅猶在，好不喜得計。自此因文姬吩咐，也不甚進裡邊去。遇著文姬時，倒反避了，也不與她接談。晚間或是預先日裡悄悄藏下一壺酒，或是果菜之類，專待她來。把房門也只輕掩，將房內收拾得潔潔淨淨，床被都熏得噴香。傍晚先睡一睡，息些精神，將起更，聽得各客房安息，就在門邊蹴來蹴去等候。才彈得一聲門，他早已開了。

文姬笑道：「有這樣老實人，明日來遲些，叫你等哩！」日休一把摟住道：「冤家！我一吃早飯就巴不得晚。等到如今，妳還要我。」就將出酒來，臉兒貼了臉兒，你一口，我一口，吃得甚是綢繆。那文姬作嬌作癡，把手搭著他肩，並坐說些閒話。

到酒興濃時，兩個就說去睡，你替我脫衣服，我替你脫衣服，熟客熟主，也沒那些懼怯的光景。蔣日休因見她慣，也便恣意快活。真也是魚得水，火得柴，再沒一個脫空之夜。有時文姬也拿些酒餚來，兩個對飲。

說起，文姬道：「我與你情投意合，斷斷要隨你了。如今也不必對我爹娘說，只待你貨完，我是帶了些衣飾，隨你逃去便是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這使不得！倘你爹娘疑心是我，趕來，我米船須行得遲，定然趕著。那時妳脫不得個淫奔，我脫不得個拐帶，如何是了？且再待半月，我舅子來，畢竟要他說親，我情願贅在妳家便了。」

文姬道：「正是，爹或不從，我誓死不嫁他人，也畢竟勉強依我。」

蔣日休是個小官兒，被她這等牢籠，怎不死心塌地。只是如此二十餘日，沒有個夤夜來就，使她空回之理，男歇女不歇，把一個精明強壯後生弄得精神恍惚，語言無緒，面色漸漸痿黃。

裊裊是宮腰，婷婷無限嬌。

誰知有膏火，肌骨暗中消。

這個鄰房季東池與韋梅軒都是老成客人。季東池有些耳聾，他見蔣日休這個光景，道：「蔣日休，我看你也是個少年老成，慣走江湖的，料也不是想家。怎這幾日這等沒留沒亂，臉色都消瘦了？欲待同你到妓館裡去走走，只說我老成人哄你去嫖。你自病還須自醫，客邊在這裡，要自捉摸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我沒什病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是快活出來的！我老成人，不管閒事，你每日房裡唧噥些什麼？」

蔣日休紅了臉道：「我自言自語，想著家裡。」

季東池側耳來聽，道：「是什麼？」

韋梅軒大聲道：「說是想家！」

季東池道：「又不曾做親，想什的？」

韋梅軒又道：「日休，這是拆骨頭生意，你不要著魔，事須瞞我不過。」

午後，韋梅軒走到他房中來，蔣日休正癡睡。韋梅軒見他被上有許多毛，他動疑道：「日休，性命不是當要的，我夜間聽你房中有些響動，你被上又有許多毛，莫不著了什怪？」

日休道：「實沒什事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不要瞞我，趁早計較。」日休還是沉吟不說。

韋梅軒也是有心的。到次早鐘響後，假說肚疼解手，悄悄出房，躲在黑影子裡。見日休門開，閃出一個女子來。他隨趁腳進去，日休正在床中。韋梅軒道：「日休，適才去的什麼人？」

日休失驚，悄悄附韋梅軒耳道：「是店主人之女，切不可露風，我自做東道請你。」

梅軒搖頭道：「東道小事，你只想這房裡到裡邊，也隔幾重門戶，怎輕易進出？怎你只一二十日，弄到這嘴臉？一定著鬼了。仔細，仔細！」日休小伙子，沒什見識，便驚慌，要他解救。

韋梅軒道：「莫忙，你是常進去的，你只想你與店主人女兒怎麼勾搭起的？」

日休道：「並不曾勾搭。她半月前自來就我。」

梅軒道：「這一發可疑。你近來日間在裡邊遇她，與你有情麼？」

日休道：「她叫日間各避嫌疑。」

梅軒道：「這越發蹊蹺。你且去試一試，若她有情，或者是真；沒情，這一定是鬼。」

果然日休依他，徑闖進去。文姬是見慣的，也不躲他。他便戲了臉，叫道：「文姬！」

文姬就作色道：「文姬不是你叫的！」

日休道：「昨夜間辛苦，好茶與一碗。」

文姬惱惱的道：「干我什事！要茶台子上有。」便閃了進去。

日休見了光景，來回復梅軒。

梅軒道：「你且未可造次。你今晚將稀布袋盛一升芝麻送她，不拘是人是鬼，明日隨芝麻去，可以尋著。」日休依了。

晚間戰戰兢兢，不敢與她纏。那文姬捱著要頑，日休只得依她。臨去，與她這布袋作贈，道：「我已是病了，以此相贈。待我病好再會。」文姬含淚而去。

天明，日休忙起來看時，沿路果有芝麻。卻出門往屋後，竟在山路上，一路灑去。一路或多或少，或斷或連，走有數里，卻是徑道，崎嶇險峻，林木幽密。轉過山岩，到一洞口，卻見一物睡在那裡：

一身瑩似雪，四爪利如錐。

曾在山林裡，公然假虎威。

是一個狐狸，頂著一個骷髏鼾然而睡，芝麻布袋還在它身邊。蔣日休見了便喊道：「我幾乎被妳迷殺了！」

只見那狐驚醒了，便作人言道：「蔣日休，你曾發誓不負我。你如今不要害我，我還有事報你，你在此等著。」

它走入紫霞洞中，銜出三束草來，道：「你病不在膏肓，卻也非庸醫治得。你只將此一束草煎湯飲，可以脫然病癒。」又銜第二束道：「你將此束暗地丟在店家屋上。不出三日，店主女子便得奇病，流膿作臭，人不可近。她家厭惡，思要棄她。你可說醫得，只要她與你作妻子。若依你時，你將此第三束煎湯與她洗，包你如故。這便是我報你。只是我也與你相與二十日，不為無情，莫對新人，忘卻昔日。」不覺淚下。日休也不覺流涕。

將行，那狐狸又銜住衣道：「這事你要與我隱瞞，恐他人知得害我。」日休便帶了這三束草下山，又將剩下芝麻亂撒，以亂其跡。

回時，暗對梅軒道：「虧你！絕了這鬼。」

梅軒道：「曾去尋麼？」

道：「尋去，是在山上。想芝麻少，半路就完了，尋不去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只要你識得破，不著它道兒罷了，定要尋它出來做什？」

當晚，日休又做東道請韋梅軒，道：「不虧你，幾乎斷送性命，又且把一個主人女子名來污蔑。還只求你替我隱瞞，莫使主人知道，說我輕薄。」

到次日，依了狐狸。將一束草來剉碎，煎湯服了。不三日，精神強壯，意氣清明，臉上黃氣也脫去了。

意氣昂軒色相妍，少年風度又嫣然。

一朝遂得沉痾脫，奇遇○○○○(山中雲雨仙)。

季東池道：「我說自病自醫，你看我說過，想○○○○(你會排遣)，一、兩日便好了。」

此時收米將完，正待起身，值○○○○(舅子來)道：「下邊米得價，帶去盡行賣完。如今日下收完的，我先帶去。身邊還有銀百餘兩，你再收趕來。」也是姻緣，竟把他又留在漢陽。

日休見第一束草有效，便暗暗將第二束草撒在店家屋上試她。

果是有些古怪，到得三日，那文姬覺得遍身作癢，不住的把手去搔，越搔越癢，身上皮肉都抓傷。次日，忽然搔處都變成瘡。初時累累然是些紅癩兒，到後都起了膿頭兒。家中先時說是疥瘡，後來道是膿窠瘡，都不在意。不期那膿頭一破，遍身沒一點兒不流膿淌血，況且腥穢難聞。一床席上都是膿血的痕，一床被上都是膿血的跡。這番熊漢江夫妻著急，蔣日休卻暗暗稱奇。

先尋一個草頭郎中，道：「這不過流膿瘡，我這裡有絕妙沁藥，沁上去，一個個膿乾血止，三日就褪下瘡魔，依然如故。」與了他幾分銀子去。不驗，又換一個，道：「這血風瘡，該用敷藥去敷。」遍身都是敷藥，並無一些見效。這番又尋一個郎中，他道是大方家，道：「凡瘡毒皆因血脈不和。先裡邊活了血，外面自然好。若只攻外，而反把毒氣逼入裡邊，雖一時好得，還要後發。還該裡外夾攻，一邊吃官料藥和血養血，一邊用草藥洗，洗後去敷，這才好。」卻又無乾。一連換了幾個郎中，用了許多錢鈔，哪裡得好？一個花枝女子，頭面何等標緻，身體何等香軟，如今卻是個沒皮果子，宛轉在膿血之中。莫說到她身邊，只到她房門口，這陣穢污之氣已當不得了。

熊漢江生意也沒心做，只是歎氣。她的母親也只說她前生不知造什業，今在這裡受罪。

文姬也慊慊一息的道：「母親，這原是我前生冤業，料也不得好。但只是早死一日，也使我少受苦一日。如今妳看我身上，一件衣服都是膿血漿的一般，觸著便疼，好不痛楚。母親可對爹爹說，不如把我丟入江水中，倒也乾淨，也只得一時苦。」

母親道：「妳且捱去，我們怎下得這手？」

那蔣日休道：「這兩束草直憑靈驗。如今想該用第三束草了。」

來問熊漢江道：「令愛貴恙好了麼？」

熊漢江道：「正是不死不活，在這裡淘氣，醫○○(生也)沒個醫得，只自聽天罷了。」

蔣日休想道：「他也厭煩，要他的(女兒)做老婆，料必肯了。」

此時季東池、韋梅軒將行，日休來見他道：「我一向在江湖上走，學得兩個海上仙方，專治世間奇難疾病。如今熊漢江令愛的病我醫得，只是醫好了要與我作妻室。」

季東池道：「這一定肯。若活得，原也是個拾得的一般。只是他不信你會醫。你曉得她是什麼瘡？什麼病？」

蔣日休道：「藥不執方，病無定症。我只要包醫一個光光鮮鮮女子還他便了。」

東池道：「難說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或者有之。他前日會得醫自，必然如今醫得她。我們且替你說說看。」

兩個便向店主道：「熊漢江，適才蔣日休說他醫得令愛，只是醫好了就要與他作阿正，這使得麼？」

熊漢江道：「有什麼使不得？只怕也是枉然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他說包醫。」

熊漢江道：「這等我就將小女交與他，好時再賠嫁送便是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待我們與他計議。」

那蔣日休正在那裡等好消息，只見他兩個笑來，對著蔣日休道：「恭喜！一口應承，就送來。好了再贈妝奩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這等待我租間房，著人抬去。我自日逐醫她罷了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日休，這要三思！他今日『死馬做活馬醫』，醫不好，料不要你償命。但是不好，不過賠他一口材，倒也作事爽快。若是一個死不就死，活不就活，半年三個月耽延起來，那時丟了去不是；不丟她不得，怎麼處？終不然我你做客的，撇了生意，倒在這裡服侍病人。日休，老婆不曾得，惹得個白蝨子頭上撓？故此我們見他說送與你包醫，便說再計較，都是開的後門。你要自做主意，不要後邊懊悔。」

日休見前邊靈驗，竟呆著膽道：「不妨，我這是經驗良方，只須三日，可以脫體。只怕二位行期速，吃不我喜酒著。」

季東池道：「只怕我再來時，足下還在我裡做郎中不了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我就去尋房子移她出去，好歹三日見功。」兩個冷笑，復了熊漢江。

可可裡對門一間小房子出招了，他去租下。先去鋪了床帳，放下行李，來對熊漢江道：「我一面叫轎來請令愛過去。」

熊漢江道：「苦我小女，若走得動，坐得轎。可也還有人醫。蔣客人，且到我樓上看一看。」兩個走到樓上，熊漢江夫婦先掩

了個鼻子。蔣日休抬頭一看，也吃了一驚：

滿房穢氣，遍地痰涎。黃點點四體流膿；赤漉漉，一身血跡。柔肌何處是？滿布了蟻壘、蜂窠；肢體是癡□(般)，□□(盡成)了左癱、右瘓。卻也垂頭落頸，勢懨懨，怕扁鵲蒼公難措手。

蔣日休心裡想道：「我倒不知已這光景了，怎麼是好？叫聲一個醫不得，卻應了他們言語。」

文姬母親道：「蔣客人，扶是扶不起，不若連著席兒扛去罷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罷！借一床被，待我裹了駝去便是。」店主婆果然把一床布被與他，他將來裹了，背在肩上。下邊東池與梅軒也立在那廂，看他做作。只見背著一個人下樓，熏得這些人掩鼻的，唾唾的，都走開去。他只憑著這束草，徑背了這人去。熊漢江夫妻似送喪般，哭送到門前。

病人膏肓未易攻，阿誰妙藥起疲癯？

笑看紅粉歸吾手，泣送明珠離掌中。

蔣日休駝了文姬過來。只見季東池也與韋梅軒過來。東池道：「蔣日休，賠材是實了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日休，只是應得你兩日急買材，譬如出嫖錢，如今乾折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且醫起來看。」送了兩個去。

他把第三束草煎起湯來，把絹帕兒揩上她身上去。洗了一回，又洗一遍，這女子沉沉的憑他洗滌。卻可煞作怪！這一洗，早已膿血都不出了。

紅顏無死法，寸草著奇功。

蔣日休喜得不要，道：「有此效驗！」他父母來望，見膿血少了，倒暗暗稱奇。

到第二日，略可聲音，可以著得手。他又煎些湯，輕輕的扶她在浴盆裡，先把湯淋了一會，然後與她細洗。只見原先因膿血完，瘡靨乾燥，這番得湯一潤，都趨起靨來。蔣日休又與她拭淨了，換了潔淨被褥，等她歇宿。一夜，瘡靨落上一床似雪般。果然身體瑩然，似脫換一個，仍舊是一花枝樣女子：

雲開疑月朗，雨過覺花新。

試向昭陽問，應稱第一人。

真是只得三日，表病都去。只是身體因瘡累，覺神氣不足。她父母見了，都道蔣日休是個神仙。因日休不便伏侍，要接女子回去。

女子卻有氣沒力的說道：「這番接我出來，爹娘也無惡念。只怎生病時在他家，一□□□□(好就去？且已許為夫婦。我當在此，以報他恩。」

倒是蔣日休道：「既是姐姐不肯前言，不妨暫回。待我回家與父說知行聘，然後與姐姐畢姻。」文姬因他說，回到家中。

這漢陽縣人聽得蔣日休醫好了熊漢江女兒，都來問他乞方、求藥，每日盈門。有什與他？只得推原得奇藥，今已用盡。那不信的還纏個不了。

他自別了熊漢江，發米起身。一路到家。拜見父母，就說起親事。

蔣譽夫婦嫌遠，蔣日休道：「是奇緣，決要娶她。」

這邊熊漢江因無子，不肯將女遠嫁，文姬道：「我當日雖未曾與他同宿，但我既為他背，又為他撫摸、洗濯，豈有更辱身他人之理？況且背約不信，不肯適人。」

恰好蔣日休已央舅子柳長茂來為媒行聘，季韋兩人復來，道盟不可背。

熊漢江依言允諾，文姬竟歸了蔣日休。

自此日休後來武昌、漢陽間，成一富戶。文姬亦與偕老，生二子，俱入國學。